

TO: ICCL

Visit ROC Military Academy, CMA, Taiwan

Academic Tour 手札

(Story setting off on mid-Oct., finished in mid-Nov., 2007)

--- 風雲起 山河動 ---

王旭正

Oct. 17

故事源自於六月的一個下午，一封來自南台灣陸官的 email，是 Hao-Kuan 的陸官邀請函。此時想著也有那麼一段時間沒有再去南台灣，自從三月中山大學、五月高雄師範大學的訪問後，2007。當下隨即告訴 HK，ok, I will be there to give a talk。隨著七月的炎暑到來！JY and ACE 從 ICCL 畢業了，JY 回到了雲林警局 ACE 回去彰化警局。對於這對研究金童玉女，我的得力助手，有著多少地捨不得。總在演講/尋訪的過程中。與著這對工作/研究的金童玉女出訪，在演講的開場白裡，以這對善男信女來引喻在座的男女學生/學員，藉由引喻來增加講題的新鮮度，也刺激氣氛的熱絡。在 JY and ACE 的日子，ICCL 的運作該是進入高峰期。曾告訴學生，試想著一件事、一個人、一樣東西，為何會重要，不在於如何闡述地正面價值。而在於當轉化消失時，對你的衝擊有多大，重要性/價值性立即表露無遺。那即俚語裡“思念總在別離後”的精髓了！

從板橋出發，先和 HANS 會合，搭上往高雄的高鐵。這是個起站，沿途將再有 VIA and PY 的加入。這次行程似乎比以往多了些人，因此此行程也順道去探望在高雄生產的 ACE，這群人與 ACE 皆是很好的 partners in our ICCL。人的

一生，朋友有幾何，在酒場裡看不到，在太平盛世裡看不到，只有在奮鬥裡、在雪堆裡、在困境下、在革命情感中，才有真實的觀察，那就是為什麼一群人要浩浩蕩蕩的往南台灣前進。HANS 要畢業了，面對著他，告訴著最近得做什麼：不是在論文裡增補新鮮玩意，強化模式的說服力，因為那應是半年前早該完成的事。HANS 納悶著，那要做什麼。我應著回答：當過了十年後或更久，你希望當友人/家人/自己再翻到這份資料時，有何反應？發現許多的文字筆誤，句子結構前後矛盾，各章節結構參差不齊，參考文獻格式完全不一致…。是的，在對於內容研究為何，完全不理會下，十年後的 Readers 大概是以這樣角度來品味你的作品，或許也包括 10 年後作者自己。你希望這些誤會來抹殺過去那段歲月的努力嗎？若不是，現在所做的就是不願未來發生的防範措施，那就是你這陣子要做的工作。我想 HANS 完全清楚這樣的說明，因為那是逆向的思考模式，而不是一直告訴著如何做比較好；就說如果不這樣做有多糟糕和難看吧！

在言談間，新竹站到了，月台上站著兩個人，一個纖瘦的 VIA，一個提滿雙手的男人，是的，那就是 PY 的本分（是吧，撐著吧，若不幫忙提，VIA 的魅/媚/彪功一旦發威，你可慘了），充當一天的“貼心阿雄”吧！回首瞥見 pregnant VIA 正享受著這樣的服務，所以 PY 你也就多擔當些吧！進了車廂，瞄向 PY 時，就是覺得不太對勁。Ok, I got it. PY forgot to bring a key-stuff that is the microphone box, although I reminded him of his again on Tuesday night one day prior to the key-note speech, in our meeting at CPU. He just felt embarrassed at this。OK！我用了近來常對 HANS 所用的慣用語，有著 HANS 無厘頭的故事（See [TKU-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太隨興做事後，偶爾說著“不好意思”、“很抱歉”，對著有點要抓狂的我，即隨口回應著「沒有關係，算了」，然而將下意識的念頭轉化成語言傳了出去「不用畢業了」。這下子事情可“大條”了，對話談諧，卻也想點提經常出“疤”的學生們，少出“疤”、多出痘，多出筍，畢業真的沒啥操心的。

在快要進站的前一刻，問著一對賭徒，VIA and HANS，這一對老千東西帶

了沒？每每出訪，總會帶著牌局在身上，這回兒大概改不了本性，果然說著：Of course, here you go！三個人，有著兩個老千、一個老賊，在加上新手上路的 PY，不，或許是 PY 扮豬吃老虎，老鳥也說不定呢！好吧，那就互不相欠，四個老字輩的師生/朋友/牌友在四人座的包廂裡，視若無睹地等著中午饗宴的冤大頭金主出爐。說著“花該落誰家”，一場賭徒們彼此算計，終於拱出了那金主。是“花”，那朵唯一的“花”，呈上鮮花素果的“花”，VIA，就是妳啦！結果揭曉時，老千、老賊喜孜孜地正竊笑著！看著 VIA 也沒啥難色的表情，或許正想著你們這些老人，看你們有何能耐能吃老娘多少食物，看我用一千塊就可以打死你們了，似乎一種詭異的表情正從 VIA 臉上一閃而過…。

吃飽了，喝足了，果然老娘用一仟元就打死了老千、老鳥、老賊，或許 VIA 心裡想著，下場牌局在那裡，老娘要狠狠地翻本才行啊！此時吩咐 VIA 該跟萱爸聯絡了，ACE 的父親、左營的高鐵站 ICCL 派駐的親善大使！只因是萱爸(ACE 的爸爸)，所以我們大伙皆沾了 ACE 的光，有著萱爸的專車接送服務，直奔那“雄壯”、“威武”、“剛直”、…的 ROC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ROC Military Academy, CMA)。黃埔，兩個字，軍魂的代言，是 ROC 誕生至 1949 年輕人最嚮往的地方，在那地方實現了雄心壯志，從軍報國。那份教育下，對於群體/國家的認同培養該是維繫一個團隊/國家永遠存在的重要精神/實質價值。

1400 的邀約，萱爸的熱情，讓一伙人在 1240 已到了黃埔附近了。哈、哈，VIA 想著也許是此時吧，找了處水果店，一張桌子，大伙兒有了共識：“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一場撕殺，這回宰了“老鳥”。廝殺中，感謝大伙兒對老賊的胡鬧與不按牌理出牌，最後老鳥癱倒在殘局裡。在精神折磨上已經在腦海裡左一圈再右兩圈，跑完黃埔大操場了。或許也了 VIA 的復仇計畫吧！1400 進了黃埔，那學生、那氣勢有些神似 CPU，不過陽剛氣勢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裡是黃埔，革命的搖籃地。進了系所，幾位 Profs. 的問候是一種歡迎的形式。我笑稱“人單槍匹馬太形孤單，所以帶了三個隨扈在旁，增加點氣勢”(See 附錄/Feedback)。誰說隨扈只有高官權貴才有，只要願意，其實盡在規劃與投資中。

看著台下的聽眾，皆是軍校生，我想就用輕鬆的方式為這群學生帶來較自在的氣氛吧！那是四處邀約演講的風格，東西不在精多，而在深植人心。為這群聆聽者留下什麼？現場留下的只是那题目的用意為何（動機與目的），在社會、科技需求變化下的影響層面，如此罷了。當然也將演講者的演技深植記憶中。3、5年後，記得什麼？只是這個演員吧，演什麼也忘了。那就是如何做演技工作的重要性了！Invited talks were during around 1400-1530，結束了一場秀。感謝在座 audience 的捧場，掌握了 2/3 的局勢，那即是場成功的演出。步出台下與 Profs. Tai, Tso and Chiang 再度致意。這個黃埔革命地在搭著 Prof. Chiang 座車在校園巡禮下，真正地見識黃埔軍校的雄壯與威武。那個約略 1600 公尺的操場，讓我想起了 1997 借調至在新竹的湖口 51 戰鬥旅…。好一個大操場啊！曾跑在那裡，背著紅帶，帶著一群兵，12、12、1234、12…。配合著步伐與節奏，跑完了 3000/5000 公尺，是那個操場的 2-4 圈…。對 HANS 而言則是勾起了當年入學 CPU(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時，來黃埔操練的“辛酸血淚”？卻畢生難忘吧！那或許即是“苦中苦，人上人”的心情！藉此，有些勾起 1996-1998 軍旅生活的往事。1996 在中壢通訊學校，小小小非常小芝麻官，官拜通訊少尉。12 月至新竹關東橋，新訓師。在小時候聽著軍旅生活記事時，總有一段台詞“快樂斗煥坪，淚灑關東橋，血濺車輪埔，魂斷金六結”，這大概是民國 50-70 年代入伍新兵的心聲。是的，我即來到這個關東橋，先進通信連，再轉步兵營、營步連，借調 51 戰車旅，再回營步連。1997，9 月正式歸調通信連，那是為了接著 10 月的通信基地訓。在台南新營的一處基地，3 個月的操練，再回關東橋已是 1998 年初。過個農曆年後 3 月至中壢連隊再至通訊群營隊受專業訓，一個月過了，4 月了…。時間在這些調動，受訓中，分分秒秒/紮紮實實地渡過，5 月養老退伍！有個綽號，“王排” and “王牌”，那是肩背紅色值星帶時，所贏來的氣勢。曾在 1630 傍晚運動時間，有一件事的發生…吹著哨子，集合連隊之所有人員，有著連本部、無線排、有線排與多波道排於連集合場。一出口，即一、二、三，三字經，連環泡，那不同於“人之初，性本善，…，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情…”的三

字經，在部隊裡是很受用的，斥喝著 “...X...X...OO...OO...” ，對著那些 “龍蛇雜處” 的阿兵哥，那是一種環境，演什麼得像什麼。若說著論語/孟子，老/莊/列思想，大概這群道上兄弟鐵定在頭上灑尿，還施肥呢！誰鳥你芝麻官、書呆子、白面書生一個。這就是部隊文化的操演文化、斥喝/激勵/訓練後，責任/榮譽/國家/的念頭才能逐漸在這些水平參差不齊阿兵哥身上發酵；否則，談服從，別傻了！論 muscle，看 size，比 energy，這些年輕人是上上選，那就是 intelligence and morale 的運用。這段日子，銘記在心，活出自我，激發潛意識與生存的本能。

當走出大門口時，已看到萱爸在門口等著我們。接下來，就是去探訪 ACE who is now in the pregnancy care center since she has born the second kid, it is a kind of strategy of “buy one, get one” in this visit besides the invitation of key-note speech in CMA。進了這家中心，經電梯直達 5 樓的 ACE 房門，打開房門的同時，ACE 的興奮，成就此行的另一目的。連繫革命情感的薪火，那一直是 ICCL 教育工作的精隨。在某個時刻裡，VIA 問著，老師，我三月生產時，是否您也會來看我嗎？第一時間的反應，Of course, yes! 看著 VIA，微笑喜悅，那應是來自內心的真實表達吧！屆時，就拉著 ICCL members 再一同造訪吧！

在暢聊裡，ACE 偶而提著一種口吻說著，“嗯，加油，這個想法有趣，最近進度如何，何時可提 proposal，幾星期後要交出報告，delay 會罰錢...” ，HANS 終於忍不住地回了 ACE 一句，妳怎麼都跟老師講話一樣啊！看在那兒，聽在那兒，所有人皆笑在那兒，只因相處久了，這個大王八蛋當然會栽培出小王八蛋囉，物以類聚的吸引力吧！In SUBWAY restaurant, all members with HAN, VIA, PY, ACE, enjoyed the delicious food, that was kindly from ACE's treatment. The mind expression is priceless, It is also someone kind feedback of ICCL in the wake of going through tough discipline and inspiration education. Everybody was enjoying it. At that moment, a warm stream flowed through my heard. The mind “touchdown” was right there with my all students. I received it in the visit, south-Taiwan.

在高鐵站的時刻到了，萱爸又來了。說著，我的行程都被我女兒排好了。這

幅父女情深，父親疼心女兒的景象，體會父母對兒女的默默付出，一種親情的大愛，那是種柔；在搭上高鐵站，車子開動的那一剎那，Subconsciously, 耳裡響起“風雲起，山河動，黃埔建軍聲勢雄，革命壯士矢盡忠，金戈鐵馬，百戰沙場，安內攘外作先鋒，縱橫沙場，復興中華，所所向無敵立大功”，那雄壯氣昂的聲音浮起腦海，是種剛毅，在這次的 trip in 黃埔。柔與剛，即是情感與意志力的人生寫照之一！ Just sense and do it in your hearts and actions。

Feedback

來源: Hao-Kuan Tso<hktso@cma.edu.tw>

收信: sjwang@mail.cpu.edu.tw

副本: im953093 <im953093@mail.cpu.edu.tw>

日期: Wed, 17 Oct 2007 18:56:04 +0800

標題: 有關投影片

[加入通訊錄] [顯示詳細資料] [按右鍵-另存郵件]

老師您好:

非常感謝您及您的三位貼身侍衛遠道而來並帶給我們一次輕鬆有趣的演講，
不知老師您能否提供今日演講的電子檔，我們將提供給有興趣的同學參考。

再次感謝。

敬祝

健康快樂

豪官敬上